

容齋三筆

九



容齋三筆卷第九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駿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

院趙朝論謂兩樞長又各稱不同為無典故

累日朝論謂兩樞長又各稱不同為無典故

案熙寧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

之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

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為使

神宗以升之輔政欲稍異其禮且王安石

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自有故事也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

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

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

澹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何

無義幾至喧譟紹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為

蠲三年以前者案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

云私天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爲所得
 又云天福五年終已前殘稅則民已輸納無
 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爲斷則從一年以前
 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
 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馮道王溥

馮道爲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
 自叙云余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
 帝清泰帝晉高祖少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
 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仕郎至開府儀同三
 司職自幽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試
 大理評事至兼中書令正官自中書舍人至
 戎太傅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
 家忠於國已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
 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其不足
 者不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
 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樂何樂如之
 此文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溫公道

嘗詆誚之以為無廉恥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為相至

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

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

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生尚未釋褐不

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

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十五

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始無以過今行年

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歌詠

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

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叙相類亦

可議也周玄豹相

唐莊宗時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

時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安重誨使他人易服

而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

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

神將召至京師宰相趙鳳諫乃止觀此事則
 玄豹之方術可知然馮道初自燕歸太原監
 軍使張承業辟為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謂
 承業曰馮生無前程不可過用書記盧質曰
 我曾見杜黃裳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
 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於是
 薦道為霸府從事其後位極人臣考終牖下
 五代諸臣皆莫能及則玄豹未得擅唐許之
 譽也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生辰器幣
 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狼狽不
 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命獨有形狀可相而
 善工亦失之如此

椰子厚鉢鉢鋸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
 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
 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濃
 水郵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
 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

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予游
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
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脩竹之間東趨
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
林木相虧蔽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
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於人弃不售安知
其後卒為名人賞踐如滄浪亭者今為韓蘄
王家所有價直數百萬矣但鉅鍤復埋沒不
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是哉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後臺省胥吏舊人多不存後生習學
加以省記不復諳悉典章而司封以開曹之
故尤為不謹舊法大卿監以上贈父至太尉
止餘官至吏部尚書止今司封法餘官至金
紫光祿大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贈
父至少師止案政和以前太尉在太傳上其
上唯有大師故凡稱攝太尉者皆為攝太傳
則贈者亦應如此不應但許至少師也生為

則贈者亦應如此不應但許至少師也生為

執政其身後但有子升朝則累贈可至極品
大國公歐陽公位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後以
諸子恩至太師充國公而其子裴亦不過朝
大夫耳見於蘇公祭文及黃門所撰神道碑
比年汪莊敏公任樞密使以子贈太師當封
國公而司封以為須一子為侍從乃可竟不
肯施行不知其說載於何法也朱漢章却以
子贈至大國公舊少卿監遇恩封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自後再該加封則每次增百戶無
止法今一戶即止舊學士待制食邑千五百
戶以上每遇恩則加實封若虛邑五百者其
實封加二百虛邑三百二百者實封加一百
今復不然雖前執政亦只加虛邑三百耳故
侍從官多至實封百戶即止尤可笑也

晁無咎作積善堂記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
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
封如民百歲於是一故漳州軍事判官晁仲康

之母黃氏年九十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太君今自乾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沒者其家未嘗陳理為可惜也

淳熙十四年學士中丞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

在政府語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

人吾輩當自點檢蓋謂其不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紹興中所除者不暇縷述姑從

壽皇聖帝以仲文安公紹熙五年枚數之為學士者九人仲文安公魏公伯兄文惠公

劉忠肅王日嚴王魯公周益公及予其後李獻之也二兄史劉王周皆擢執政日嚴以耆

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補郡黃德潤蔣世脩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則黃德潤蔣世脩

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則黃德潤蔣世脩

謝昌國徙權尚書即去國自然以本生母憂持服云

漢高祖父母姓名

漢高祖父母曰太公母曰媪見於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謚王符始撰為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孺媪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司馬正作史記索隱云母温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云母温氏與賈膺復徐彦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予切謂固果有此明證何徒載之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龍媪廟碑亦云姓温氏則指媪為温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具載外族温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君臣事迹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跡上以天下無
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
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
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
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
於屏風列之御座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
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
詔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略云
取而作鑑書以為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
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觀而躬行庶將為後
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
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為坐隅之戒發揮
獻納亦足以開世人心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
盡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
賀又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未用皇甫鑄
書有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
意果安在哉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
 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
 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
 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禪科聲贊科
 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五
 代史紀不知曾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
 時猶未鬻賣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
 有詔約束云男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
 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
 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
 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
 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
 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勅
 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
 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于官便可出家
 也念經讀射佃逃田為背誦與對本云

漢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隨宜損益不害其為
炎漢唐之法制大抵因隋而小加振飾不害

其為盛唐
國家當五季衰亂之後其究不下秦隋然一

時設施固亦有可采取案周世宗顯德二年

詔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

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

並交還一年內本戶來歸者三分交還一

分如其近北諸州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

限其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

年內三分交還一分此外者不在交還之限其旨

明白人可曉非若今之令式文書盈於凡

閣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捨去物業三五十

年妄人詐稱逃戶子孫以錢買吏而奪見佃

者為可歎也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

往實之極刑予既書於續筆矣薛居正舊
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略記
于此樊愛能如何徽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
可盜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隣以
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
耗刑部負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
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
希以督脩永康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噉飯者
密州防禦使使符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
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複孺不辦
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
其罪有不死至死者

一字數義固孟字義訓
之稱如所謂孟侯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
之類是也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為我
注云大夫之妻又稱主孟一夫稱也而謂呂后本
克妻字則非矣又云孟一夫作盍史記呂后本

紀注中引此句而司馬正索隱乃云孟者且
也言且啗我物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盍
孟晉以迨羣李善乃注孟為勉蜀王衍書其
臣徐延瓊宅壁為孟言蜀語謂孟為弱故以
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館于徐弟以為已識
此義又為無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云主
孟當啗我王鱗金鯉魚正用優施語魯之寶
刀曰孟勞不詳其義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
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傳
朋遊芝山登五老亭以駕言出游分韻賦詩
巨原得駕字其語云茲山何巍巍氣欲等嵩
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閑暇躋攀謝車輿自
辦兩不借捫蘿覓幽隘行椒得孤樹側送夕
陽移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
却數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
浮雲化竭來共一尊似為天所赦明發還問

私治藏本
卷之三
七
一
會通活

塗合離足悲吒詩成觀者皆服傳朋游絲詩
 卷數百篇巨原獨不深歎美之頗記其數句
 曰先生著各節百世追延陵我評先生賢不
 以能書稱功成磨蒼崖盛德頌日昇勿書陵
 雲榜華顛踏高層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規諷
 與前所紀劉彦冲古風相類也後哀其平生
 所作數千篇目為葵齋雜藁倩予為序時予
 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卧病僅能於枕
 上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
 子真祠地君來覓紙題文如士衡俊年與正
 平齊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涪翁詩律在
 佳處可時携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亡友葉黯晦叔嘗除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十
 九年為福建帥屬予嘗因春補諸生白于府
 主邀與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予作長句云
 沈沈廣廈清如水市聲人聲不到耳一閑十
 日豈天賜慙愧紛紛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

人久矣眼中無此士連床夜語不成寐往往
 雞聲忽驚起是中差樂真難名昔者相過安
 得此但憐時節不相謀正墮清明寒食裏梨
 花已空海棠外間物色知餘幾只恐雨風
 摧折之負此一春吾過矣謝公尋山飽間暇
 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句應已多萬一相
 思頻寄似時謝景思為參議官故卒章簡之
 晦叔和篇云文章萬言抵杯水世上虛名徒
 爾耳沈沈餘百年到今所閱知幾士看渠得失
 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閱知幾士看渠得失
 自偶然其間悲喜從何起君聞我言亦大笑
 為說萬事忽如此急須了却公家事門
 外不知春有幾飛雨時聞打窗紙他年
 萬一復相從未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
 惜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氏多引韻
 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
 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
 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荆州醉司馬謫官

容齋三筆卷第十

十七則

則

詞學科目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

者不復習為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

科除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

箴銘序記誠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

唯進士得預而專用

國朝及時事為題每取不得過五人

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以歷

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

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

一科遂增為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

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

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

任子亦就試為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

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

所試文則非也自己卯至于紹熙癸丑二十

弘治歲在 容齋三筆卷第十 會通館話

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大而
 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
 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
 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
 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
 予冒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
 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莫子
 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
 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未
 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矣

唐夜試進士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平旦
 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此夜中一般燈
 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
 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
 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勅旨秋來赴舉
 備有常程夜後為文會無舊制王道以明規
 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耳進士並令排門齊

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曆畫
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畫試應諸科對策
並依此例則畫進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
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
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
正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為限并
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於何
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
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周顯德三年勅舊制織造絕細縮布綾羅錦
綺紗穀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
五分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
及一十二兩其純細只要夾密停勻不定斤
兩其納官細縮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之
稅縮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

朱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
朱梁輕賦

弘治歲在

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語
 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
 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其租
 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
 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
 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
 丘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
 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
 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
 四三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
 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有
 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
 坎位正北當幽陰肅殺之地其象於易為水
 為月董仲舒所謂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
 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離位正南當文明赫
 赫之地於易為日為火仲舒所謂陽常居大
 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然而謂之陰豈非以

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邪司馬正云天是陽而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究其極摯頗似難曉聖人無所云古先名儒以至於今亦未

有論之者
祖宗朝曾為執政其後入朝為它官者甚多自元豐改官制後但為尚書曾孝寬自簽書樞密去位復拜吏部尚書韓忠彥自知樞密院出藩以吏書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嘗為左丞而清臣存復拜吏書宗孟兵書先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為給事中范祖禹封還朝廷未決繼又進擬宗孟兵部右丞蘇轍言不如且止左僕射呂大防於簾前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關官須至用前執政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遂已胡宗愈嘗為右丞召拜禮書吏

書自崇寧已來乃不復然

河伯娶婦

史記褚先生所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
 問民所疾苦長老曰吾為河伯娶婦以故貧
 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
 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
 祝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小家女好者即
 聘取為治齋宮河上粉飾女遠逃亡以故城中
 其人無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
 益空無人豹曰至娶婦時吾亦往送遂投大
 巫嫗及三弟子并三老於河乃罷去從是以
 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予案此事蓋出於
 一時雜傳記疑未必有實而六國表秦獻公
 八年初以君甥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
 知止於何時注家無說司馬正史記索隱乃
 云初以君主妻河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
 主君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
 猶為河伯娶婦蓋其遺風然則此事秦魏皆

有之矣

六經用字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
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為佑在
易為祐在詩為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為惟
在詩為維在易為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
字周禮之灋眡彘蠱齋臯獻卓野縉簪等字
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
矣
孝宗初登極以潜邸為佑聖觀令玉冊官篆
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
力爭以為為觀名去人恐不可安跡有旨特增
之

鄂州興唐寺鍾

鄂州城北鳳凰山之陰有佛刹曰興唐寺其
小閣有鍾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
日新鑄勒官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
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一曰

銀青光祿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楊
 琮大字之下皆當有夫字而悉削去觀者莫
 能曉五代新舊史九國志並無其說唯劉道
 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怱怱與夫同
 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於鄂而有其
 地故將佐為諱之行密之子渭建國之後改
 文散諸大夫為大卿御史大夫為御史大憲
 更可證也鄱陽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鍾
 安國寺有順義三年鍾皆刺史呂師造題官
 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則
 亦非大憲也王得臣塵史嘗辨此事而云行
 密遣劉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預志傳皆略而
 不書予又案楊溥時劉存以鄂岳觀察使為
 都招討使知新以岳州刺史為團練使同將
 兵擊楚為所執殺則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預
 也

孔融薦禰衡以爲淑質正亮英才卓犖志懷
 禰衡輕曹操

霜雪疾惡若鱗任座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
輩不可多得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素
相輕疾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因召之
擊鼓裸身辱之融為見操說其狂疾求得自
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坐
於營門言語悖逆操怒送與劉表衡為融所
薦東坡謂融視操特鬼域之雄其勢決不兩
立非融誅操則操害融而衡平生佳善融及
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融脩
皆死於操手衡無由得全漢史言其尚氣剛
傲矯時慢物此蓋不知其鄙賤曹操故陷身
危機所謂語言狂悖者必誦斥其有僭篡之
志耳劉表復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
鵡賦專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
游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周
旋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
比翼於衆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
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又云嗟

亂治歲在

卷之二

七

會通第廿

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以嶮熾豈言語以階亂
 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
 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
 云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
 報德甘盡辭以効愚予每三復其文而悲傷
 之李太白詩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
 祖斗筭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
 羣英鏘鏘振金石句欲飛鳴擊鶚啄孤鳳
 千春傷我情此論最為精當也

韓魏公為相密與
 仁宗議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
 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
 只中書行足矣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壽皇聖帝自德壽持喪還宮二十五日有旨
 召對與吏部尚書蕭燧同引中使先諭旨曰
 教內翰留身既對乃旋於東華門內先廊下
 夾一素幄御榻後出一紙錄唐正觀中太子

承乾監國事以相示蕭先退上與言欲令皇
太子參決萬幾使條具合行事宜仍戒云進
入文字須是密奏言當親自書寫實封詣通
進司上曰也只翦開不如分付近上一箇內
臣又言臣無由可與內臣相聞知惟御藥是
學士院承受文字尋常只是公家文書傳達
今則不可欲俟檢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對面
納上曰極好於是七日間三得從容乃知禁
廷機事深畏漏泄如此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為無名為本至於絕聖
棄智然所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
固與之乃似於用機械而有有心者微言淵奧
固莫探其旨也

孔叢子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任係
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

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
 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
 入深淵難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
 言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
 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
 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係
 方絕重而鎮之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
 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注諸家皆不引證唯
 李善注文選有之子案孔叢子一書漢藝文
 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於儒家有太
 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
 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謂
 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凡二
 十一篇為六卷唐以前不為人所稱至嘉祐
 四年宋咸始為注釋以進遂傳於世今讀其
 文畧無楚漢間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
 所作乎孔子家語著錄於漢志二十七卷顏
 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也

小星詩

詩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論之多
矣唯小星一篇顯為可議大序云惠及下也
而繼之曰夫人惠及賤妾進御於君故毛鄭
從而為之辭而鄭箋為甚其釋蕭肅宵征抱
衾與稠兩句謂諸妾蕭肅然而行或早或夜
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稠者牀帳也謂
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且諸侯有一
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賤微之
比何至於抱衾而行况於牀帳勢非一已之
力所能致者其說不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
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與殷其
雷之指同

桃源行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
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
知有漢無魏晉系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
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

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挑
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
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偽為
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
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替自以曾祖晉世宰輔
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
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
氏年號自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
注文選用其語又繼之云意者取事二姓故
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記然予切意桃源
之事以避秦為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
劉裕託之於秦借以為喻耳近時胡宏仁仲
一詩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人
柰何記偽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未代雅志不
肯為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
塵其說得之矣

前所書司封失典故偶復憶一事尤為可笑

紹興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資政殿學士樓炤
父已贈少師乞加贈司封以資政殿學士係
只封贈一代父既至少師不合加贈獨改封
其母范氏歐陽氏為秦國魏國夫人蓋樓公
雖嘗為執政而見居官職須大學士乃恩及
二代故但用侍從常格資政殿學士施鉅父
仲說已贈太子太保加為宮傳亦不及祖也
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平州是
年郊赦伯兄已贈祖為太保而轉運司移牒
太平州云準吏部牒取會本路曾任執政官
合封贈二代者仲兄既具以報又再行下時
祖母及父母已至極品於是祖為言遂復
贈太傅命詞給告殊非端殿所當得不知省
部一時何所據也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
辰巳之巳

唯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為巳者言陽氣
之巳盡也據此則辰巳之巳乃為矣音其它

秘治藏華
卷之三
會編

引二十八宿謂柳為注畢為濁昂為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謂營室為定星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

終

同桂以資文選學士糾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十六則

碑誌之作碑誌不書名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

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

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

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

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梓柯太守

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

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

至於記序之文亦然王荆公為多殆與求文

揚名之旨為不相契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

首言乖崖公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

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謂秋光都似宦情

薄山色不如歸意農者公驚謝之曰吾過矣

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坡幼

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及守潁州而都

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不乃

采前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則
 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則
 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
 之少獲表見又為可惜也

漢文帝不用兵

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
 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院
 選孀觀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
 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
 亂設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
 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
 匈奴內侵邊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夕朕
 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候結
 和通使休寧北陞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
 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盛粟
 至十餘錢子謂孝文之仁德如此與武帝黷
 武窮兵為霄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
 資治通鑑亦不編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
 廟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
 昌發不為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
 之句正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為虺胡然
 厲矣之句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
 也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
 者告于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
 伯傳王唯秦始皇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
 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為一月蓋已
 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
 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字而吏民犯者有
 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諱故戴胄
 唐儉為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在韓至于
 高宗始改民部為戶部世勣為勣諱公諱
 辨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惟宦官
 宮妾乃不敢言喻及機以為觸犯此數者皆
 其先世嫌名也

風俗歲華
 卷之三
 十一
 一
 會通錄

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

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

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默落方州

科舉尤甚此風殆不可革然

太祖諱下字內有以木从勻者廣韻於進字

太宗收諱字內有从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為

人姓如故

高宗諱內从勺从口者亦然

貞宗諱从小从巨音胡登切若缺其下畫則

為怕遂并恒字不敢用而易為常矣

家諱中字

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各犯家諱

者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父名

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

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

丞相頗欲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為諸公言

今一變成式則它日贈中大夫必為祕書監

贈太中大夫必為諫議矣決不可行遂止李
愿為江東提刑以父名中所部遂呼為通議
蓋近世率妄稱太中也李自稱只以本秩曰
朝散黃通老資政之子為臨安通判府中亦
稱為通議而受之自如

記張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為人用由余
入秦穆公以霸金日碑仕漢脫武帝五柞之
厄唐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
高仙芝渾瑊李懷光跌跌光顏朱耶克用皆
立大功名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
否則為郭藥師矣儻使中國英雋翻致力於
異域忌壯士以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
狄晉六卿以為難日至亘温不能留王猛使
為符堅用唐莊宗不能知韓延徽使為阿保
機用皆是也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於華
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
國史不書比得田畫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

弘治歲在
卷之三
會編館話

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
 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峴山川風俗有
 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
 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
 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
 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
 之句張為鸚鵡詩卒章曰好着金籠收拾取
 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
 恥自屈不肯往乃礮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
 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
 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
 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
 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連兵
 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職此二人為之時二
 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
 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
 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
 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

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
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
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記如
此予謂張吳在夏國然後舉事不應韓范作
帥日尚猶在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
乎姚張詩筆談諸書頗亦紀載張吳之名正
與羌酋二字同蓋非偶然也

宮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宮寫蜀荆地材至關中役徒
七十萬人隋煬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
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憂摩火
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
人齎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
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大中祥符間姦佞
之臣罔
真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為道宮玉清
昭應之建丁謂為修宮使凡役工日至三四
萬所用有秦隴岐同之松嵐石汾陰之栢潭

衡道末鼎吉之榦榦温台衢吉之檣末澧
 處之楓樟潭柳明越之杉鄭淄之青石衡州
 之碧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班石吳越之奇
 石洛水之石卯宜聖庫之銀朱桂州之丹砂
 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綠
 磁相之黛秦階之雌黃廣州之藤黃孟澤之
 槐華號州之鈔丹信州之土黃河南之胡粉
 衡州之白聖鄆州之蚌粉充澤之墨歸歙之
 漆萊蕪興國之鐵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
 民入山谷伐取又於京師置局化銅為鑰冶
 金薄鍛鐵以給用凡東西三百一十步南北
 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惡於京東北取良
 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
 至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千六百一十區不
 及二十年天火一夕焚蕪但存一殿是時役
 徧天下而至尊無窮兵黷武聲色苑囿嚴刑
 峻法之舉故民間樂從無一違命視秦隋二
 代萬萬不侔矣然一時賢識之士猶為盛世

惜之國史志載其事欲以為夸然不若掩之為

愈也沈括筆談云温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

見故謝靈運為太守未嘗游歷因昭應宮采

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

至云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

在甯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

月雌也大氏以十干為歲陽故謂之雄十二

支為歲陰故謂之雌但畢甯為月雄雌不可

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顛

傳引易之雌雄祕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

命包曰陰陽合而為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

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早氣也其鳴

依音音不大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

苑珠林予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

秘結藏雅 卷之三 五 會通館

出家華嚴
出京房易傳亦日星占相書也

東坡三詩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
云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確水自春松
門風為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
州殘臘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
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
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釋掩關睡所營在
一食禪已寧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
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後在僭耳作觀碁
詩記游廬山白鶴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
聞碁聲云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
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碁者戶外
履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
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天文七政

一至於此

尚書舜典以齊七政者北斗七星注謂日月五星也而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

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
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謂辰星也
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
說又以爲七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
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三說不
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之腹
有詩書致於學其意美矣然所謂一爲公
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
等語乃是顯觀富貴爲可議也杜牧之寄小
姪阿宜詩亦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
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其意與韓類也予向
爲陳鑄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致仕官上壽

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
仍居京師

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韓康公

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
太皇太后受冊乞隨班稱賀而降詔免赴二
者不同如此

五經字義相反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

之與瀆皆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

反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為四

方新辟亂為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

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

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

大王荒之類葛藟荒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

無臭胡臭臭直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之類

以臭訓香也是用不瀆于成草不瀆茂之類

以瀆訓遂也鄭康成箋毛詩瀆成與毛公皆

釋為遂至於瀆茂則以為瀆當作彙彙茂貌

也自為異同如此
鎮星為福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為惡
故有畫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
每至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為災最久
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
斗識者以為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
居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
德星不為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
水尤甚木土軍吉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
居而居已去而復還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
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其居
又其國福厚其居易福薄如此則鎮星乃為
大福德與木亡異豈非國家休祥所係非民
庶可得侔邪

東坡引用史傳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
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
尋繹書策也如勤上人詩集叙引翟公罷廷
尉賓客反覆事晁君成詩集叙引李邵漢中

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書引左史倚相

美衛武公事荅李琮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

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

事温公碑引慕容紹宗李勤事密州通判題

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荔枝歎詩引唐羌言

荔枝事是也

兩莫愁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

其兒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

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

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

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外

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

宵拆無復雞人送曉籌此曰六軍同駐馬他

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

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

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

莫愁

莫愁

莫愁

莫愁

莫愁

莫愁

莫愁

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
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
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
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
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者是也
盧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東家王莫詳其
義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
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爲
石城乎

何公橋詩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
數年輒爲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
石爲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
坡作四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載於後集
第八卷所謂天壤之間水居英與僧希賜游南
如鴉在河是也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游南
山步過橋上讀詩碑希賜云真本藏于何氏
此有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

賜所書也賜因言何公初請記坡為賦此詩
 既大書矣而未遣送郡侯兵執役者見之以
 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未到橋所難以想像
 落筆何即命具食拉坡借往坡曰使君是地
 主宜先升車何謝不敢乃並轎而行既至坡
 曰至堪作詩晚當奉戒抵暮送與之蓋詩中
 云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其馬足
 故欲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中靖
 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丁
 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熙五年
 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白樂天鷲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

妓曰眇眇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既歿彭城

有舊第第中有小樓名鷲子眇眇念舊愛而

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白公嘗識之

感舊游作三絕句首章云滿窓明月蒲簾霜

被冷燈殘拂卧牀鷲子樓中霜月苦秋來只

為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

書冢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

灰讀者傷惻劉夢得秦娘歌云秦娘本韋尚

書家主謳者尚書為吳郡得之誨以琵琶使

之歌且舞携歸京師尚書薨出居民間為斬

州刺史張孫所得慈謫居武陵而卒秦娘無

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

抱樂器而哭劉公為歌其事云繁華一旦有
消歌題劍無光履聲絕蘄州刺史張公子白

治歲在... 會通館活

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
 從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絃風雨夕
 朱泚已絕為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
 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
 淚更灑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好好年十三以善
 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善
 歌來樂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為沈著作所
 納見之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曰
 君為豫章姝十三纔有餘主公再三歎謂言
 天下無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為踈身外任塵
 土尊前極權娛飄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爾
 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重相見綽綽為
 當爐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
 水雲秋景初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予謂
 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主無依如此多
 矣是三人者特見紀於英辭鴻筆故各傳到
 今況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木俱腐者
 可勝歎哉然眄節義非秦娘好好可及也

顏魯公祠堂詩

予家藏雲林繪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

題詩曰公生開其賢似魏證天下非正觀四

胡竟死蔡州叛其賢似魏證天下非正觀四

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

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途

捷去不可緩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塗

絕霖雨南畝常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蓋朝

炭長歌詠君節千載勇夫便敬書此篇不為工

幾古人半師川以詩鳴江然此篇不為工

嘗記李德遠舉似童敏德游湖州題公祠堂

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長興發吳興曉

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心皦皦未說邦

人懷使君且為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盧杞

相出當斯世誠艱辛生逆龍鱗死虎口要與

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姦邪嫉忠假

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

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須騏驎童之詩語

亂治歲在 谷齊三 卷二 會通館

也 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為可惜

論語所記 閔子不名 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

問荅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

曰曰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

各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侍側之辭與冉有

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

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曾哲待子不慈

傳記所載曾哲待其子參不慈至云因鉏菜

誤傷瓜以大杖擊之仆地孔子謂參不能如

虞舜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為陷父於不義

戒門人曰參來勿內予切疑無此事殆戰國

時學者妄為之辭且曾哲與子路冉有公西

華侍坐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

有超然獨見之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

褒則其為人之賢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寘

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忍而謂哲為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皙酒肉養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吳僧法具字圓復詩聲予乃紀之於夷

堅志中殊為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恢處見其

詩藁一紙字體効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難

聲嘈嘈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

出門去五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

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荆州貝車秣馬曉

將發寒燭燒殘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誰

手種山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髮葉底眠冷

雨斜風頻入夢冬凋峰木雪縞廬落眼青青

却笑渠花時吹筍排林上吳州還見竹溪圖

和子蒼三馬圖云從來畫馬稱神妙至今只

說江都王將軍曹霸實季仲沙苑丞相猶諸

郎龍眠居士善畫馬獨與二子遙相望兩馬

駢立真驪驪一馬脫去仍騰蹏浣花老人今

已亡嗚呼三馬誰平章飽知畫肉亦畫骨妙

處不減黃無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
獨立衡門數暝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窓明
月屬梨花皆可咀嚼也吳門僧惟茂住天台
山一禪刹喜其旦暮見山作絕句曰四面峯
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
去日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家風旨而或者
謂山若欲去豈容人掩住蓋吳人癡猷習氣
也其說可謂不知音

人當知足

予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
新天子臨御未敢遽有請故玉隆蒲秩只以
本官職居里鄉袞趙子直不忍使絕祿粟俾
之因任方用贅食太倉為愧而親朋謂予爵
位不逮二兄以為耿耿予誦白樂天初授拾
遺詩以語之曰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
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杜甫陳子昂才名括
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斯位其安分知足
之意終身不渝因略考

國朝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濟大
用者如王黃州禹稱楊文公億李章武宗諤
張乖崖詠孫宣公奭晁少保迥劉子儀筠宋
景文祁范蜀公鎮鄭毅夫獬滕元發南東坡
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
原甫敞蔡君謨襄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
孫仲益覲諸公皆不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
世或遷謫流落或無田以食或無宅以居况
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則予之忝竊亦
已多矣

淵明孤松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間亦然歸
去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
飲酒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衆草
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
覺獨樹衆乃竒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
自况也

饒州刺史

弘治歲在... 卷之... 二... 四... 會編... 諸...

饒州良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
 郡圃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
 有吳府君碑云君諱丹字真存以進士第入
 官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
 戲輒象道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真錄每專
 氣入靜不粒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
 在家為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飢
 寒慨然有干祿意求名得各家無長物澹乎
 自處與天和始終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
 累無子孫憂終于饒州官次大略如此吳君
 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邦君之故姑志於
 書吳為人清淨恬寂所謂達士然年過八十
 尚領郡符又非為妻子計者良不可曉唐之
 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為過云
 饒州紫極觀有唐鍾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
 工鑄可比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
 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監察

御史賤樂平負外尉李逢年銘前鄉貢進士
薛彥偉述序給事即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夫
使持節鄱陽郡諸軍事檢校鄱陽郡太守
夫水郡開國公上官經野妻扶風郡君韋氏
奉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敬
造洪鍾一口其後列錄事參軍司功司法司
士參軍各一人鄱陽縣令一人參軍二人參軍三人錄
事一人鄱陽縣丞宋守靜專檢校內供奉道士王朝
鄱陽縣丞宋守靜專檢校內供奉道士王朝
隱又道士七人銘文亦雅潔字畫不俗但月
朔庚申則癸酉日當是十四日鑄之金石而
誤如此浮洲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一鍾然
非此比也

兼中書令

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
嗣秀王伯圭兼中書令此官又不除學士大
夫多不知本末至或疑為當入都堂治事
報至外郡尤所不曉考之典故侍中書令
報至外郡尤所不曉考之典故侍中書令

為兩省長官自唐以來居真宰相之位而中
 今在侍中上肅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子
 義僕固懷恩朱泚李晟韓弘皆為之其在京
 則入政事堂然不預國事懿德昭之時負浸
 多率由平章事遷兼侍中繼兼中書今又遷
 守中書令三者均稱使相皆大勅繫銜而下
 書使字五代尤多仍舊貫於是吳越國王錢
 國朝創業之初尚卿雄武王景武寧郭從義
 叔天雄節度符彥郭崇昭義李筠淮南李重
 保大武行德成德郭昭義李筠淮南李重
 進末興李洪義鳳翔王彥超定難李彛興荆
 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寧王晏武勝侯章
 歸義曹元忠十五人同時兼中書令
 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相拜
 真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未除宗室東平王允
 弼襄陽王允良元豐中除曹倫與允弼允良
 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筆談謂有司
 以佾新命言自來不曾有活中書令請俸則

例蓋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並為開府儀同
三司元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政宣輕用
名器且改為左輔右弼然蔡京三為公相亦
不敢居乾道中詔於錄黃及告命內除去侍
中中書令遂廢此官今當先降指揮復置則
於事體尤愜當也嗣王終不敢當於是寢前
命而賜贊拜不名

作文字要點檢

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著意點
檢若一失事體雖遣詞超卓亦云未然前輩
宗工亦有所不免歐陽公作
仁宗御書飛白記云予將赴亳假道於汝陰
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揮映日
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
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
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
天子燕從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預
賜焉烏有記君上宸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陸

御書閣記言
太宗飛帛亦自稱予外制集序歷道慶曆更
用大臣稱呂夷簡夏竦韓琦范仲淹富弼皆
斥姓名而曰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又曰予時
掌誥命又曰予方與修
祖宗故事凡稱予者七東坡則不然為王誨
亦作此故事其語云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
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云云是之謂知體

經之字又登真觀

侍從兩制
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謂翰林
學士中書舍人為兩制言其掌行內外制也
舍人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故稱美之為三
字謂尚書侍郎為六部長貳謂散騎常侍給
事諫議為大兩省其名稱如此今盡以在京
職事官自尚書至權侍郎及學士待制均為
侍從蓋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公春秋通
義一書至和元年鄧州繳進二年有旨送兩

御書閣記言
太宗飛帛亦自稱予外制集序歷道慶曆更
用大臣稱呂夷簡夏竦韓琦范仲淹富弼皆
斥姓名而曰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又曰予時
掌誥命又曰予方與修
祖宗故事凡稱予者七東坡則不然為王誨
亦作此故事其語云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
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云云是之謂知體

制看詳於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銜學士
七人曰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楊察翰林學士
中書舍人趙槩楊偉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
中歐陽脩起居舍人呂溱禮部郎中王洙知
制誥五人曰韓絳起居舍人王珪右司諫賈黯兵
部員外郎韓絳起居舍人吳奎右正言劉敞
而沆作相典領此可見也翰林本以六員為額
劉沆作相典領此可見也翰林本以六員為額
溫成后喪事以王洙司其禮建明於是員
外用之嘗為一時言者所論正此時云

自古將相大臣遭罹譖毀觸君之怒墮身於
危棘將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轉禍為福蓋
投機中的使聞之者曉然易寤然非遭值明
主不能也蕭何為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祖
大怒以為多受賈人財物下何廷尉械繫之
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
國守關中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

上不懌即日救出何絳侯周勃之免相就國人
 上書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
 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
 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即赦勃此二
 者可謂至危不容救而於立談間見効如此
 蕭望之受遺輔政為許史恭顯所嫉奏望之
 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元帝不省
 為下獄也其奏已而悟其非今出視事史
 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
 師傳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免為
 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
 非於是可見

忠言嘉謨

楊子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
 忠謨合臯陶謂之嘉如子雲之說則言之與
 謨忠之與嘉分而為二傳注者皆未嘗為之
 辭然則稷契不能嘉謨臯陶不能忠言乎三
 聖賢遺語可傳於後世者唯虞書存五篇之

中臯陶天謨多矣稷與契初無一話一言可
考不知子雲何以立此論乎不若魏鄭公但
云良臣稷契臯陶乃為通論

免直學士院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士
院二月二十三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湜所草
議者指為褒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
院或以為故事所無案熙寧初王益柔以知
制誥兼直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加董氈階
官之誤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
已而遷龍圖閣直學士湜亦以罷直求去不
許越三月而遷權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大賢之後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
乃贈狄梁公會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謁王
侯則其衰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

云本朝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

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然數世之後

益為蕭條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

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簪

纓僅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為太息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終

與笑既無言曰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鍾鼎銘識

三代鍾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唯眉壽
萬年子孫孫求實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
茫昧不可讀談者以為古文質朴固如此乎
切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誥雖
詰曲聱牙尚可精求其義它皆坦然明白如
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
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讒鼎
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正考父鼎銘曰
一命而偻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
莫余敢侮饁於是鬻鬻於是嘉量既成以觀四
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
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祭射侯辭曰惟若寧
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
女衛禮至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孔悝
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

說治歲華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繪編錄話

祖莊叔左右成公成乃命莊叔隨難于漢
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若獻公獻公乃
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嗜欲作率
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
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
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鼎彝扶風
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旂鸞
黼黻珣玗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
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粲然何為傳於今者
艱澁無緒乃爾漢去周未遠武宣以來郡國
每獲一鼎至於薦告宗廟羣臣上壽竇憲出
征南單于遺以古鼎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
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蓋以
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
可勝計又為不可曉已武帝獲汾陰睢上鼎
無款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美陽鼎下羣臣
議張敞乃以有款識之故絀之又何也

儀尊象尊

周禮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其朝獻用兩獻
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彝鳥彝謂
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獻讀為犧犧尊飾
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又
云獻音娑有娑娑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
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為尊陸德明釋周禮
獻尊之獻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
門釋犧為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案今世所存
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為牛形象尊
純為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犧
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
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覩而臆為之說者何止
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
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兩
柱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為
可笑也

再書博古圖
予昔年因得漢匣讀博古圖嘗載其序述可

笑者數事於隨筆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
 殫舉當政和宣和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
 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真東高閣故其所引用
 絕為乖者今一切記之於下以示好事君子
 與我同志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
 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則
 又以為齊癸公之子乙鼎銘有乙毛兩字釋
 之曰商有天子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
 今銘乙則太丁之子也父已鼎曰父已者雍
 已也繼雍已者乃其弟太戊豈非繼其後者
 乃為之子邪至父已尊則直云雍已之子太
 戊為其父作予案以十干為各商人無貴賤
 皆同而必以君所無一謂癸即父癸已即雍
 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商公非
 鼎銘只一字曰非釋之曰據史記有非子者
 為周孝王主馬其去商遠甚惟公劉五世孫
 曰公非考其時當為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
 必強推古人以證之可謂無理周益鼎曰春

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八年所紀乃梁益耳
 未知孰是子案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
 而祀文公名益姑周絲駒父鼎曰左傳有駒
 伯為郤克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
 伯為姓邪予案左傳駒伯者卻錡也錡乃克
 之子是時卻氏三卿錡曰駒伯犇曰苦成叔
 至曰温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為姓哉
 叔液鼎曰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
 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族歟夫伯仲叔季為
 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為叔夜之族是
 以叔為氏也周州曰出於來國後以州
 為氏在晉則大夫州綽在衛則大夫州吁其
 為氏則一耳予案來國之名無所著見而州
 吁乃衛公子正不讀春秋豈不知衛詩國風
 乎遂以爲氏尤可哂也周公時有高克將兵
 不見於它傳惟周未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
 疑克者迺斯人蓋衛物也予案元銘文但云
 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鄭清人之詩兒童能誦

亂治藏
 卷之三
 會通館活

之乃以為衛文公時又言周未此書局學士
 蓋不曾讀毛詩也周毀敦曰銘云伯和父和
 者衛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
 為公予案一時列國雖子男之微未有不稱
 公者安得平王獨命衛武之事周慧季鬲曰
 慧與惠通春秋有惠伯惠叔號姜敦有惠仲
 而此鬲銘之為惠季豈非惠為氏而伯仲叔
 季者乃其序邪予案惠伯惠叔正與莊伯戴
 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類皆上為益
 而下為字烏得以為氏哉齊侯鐘銘云咸
 有九州處禹之都釋之曰齊侯封域有臨淄
 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蓋
 九州也予案銘語正謂禹九州耳今所指言
 郡名周世未有豈得便以為州乎宋公經鐘
 銘云宋公成之經鐘釋之曰宋自微子有國
 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
 又七世而有別公成未孰是予案宋共公
 各史記以為瑕春秋以為固初無曰固成者

且父既名成而其子復名之可乎別成君為
第偃所逐亦非名成也周雲雷磬曰春秋魯
饑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漢定
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漢定
陶鼎曰漢初有天下以封高祖之地封彭越為
梁王越既叛命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為定
陶共王予案恢正封梁王後徙趙所謂定陶
共王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康者也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
落落如石孫恂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
為碌碌然又為錄錄錄鹿鹿陸陸祿祿凡
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
以為碌碌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
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馬援
傳今更共陸陸

國朝星官曆翁之伎殊愧漢唐故其占測荒
占測天星

茫幾於可笑偶讀

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月戊申星出

東壁西慢流至羽林軍沒主擢用文士賢臣

在位紹聖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東慢流入

濁沒主天文章士登用賢臣在位元符元

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東沒主文士入國

賢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靈臺北行至軒

轅沒主賢臣在位天子有子孫之喜案是時

宣仁上仙國是丕變一時正人以次竄斥章

子厚在相位蔡卞輔之所謂四星之占豈不

可笑也子孫之說蓋陰諂

劉后云

政和宮室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

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

唐明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冊

國朝祥符中姦臣導諛為玉清昭應會靈祥

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為戒然未有若

政和蔡京所為也京既固位竊國政招大璫
童貫揚戩賈詳藍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
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
和崑玉羣玉七殿東邊有蕙馥報瓊蟠桃春
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
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香披
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音
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疊石為山
建明春閣其高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鑿
圓池為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
鹿砦孔翠諸柵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
為制度不相沿襲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
福五位其後復營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
最高一峯九十尺亭堂樓館不可殫記
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
力役稍息靖康遭變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
投諸汴渠拆屋為薪翦石為砲伐竹為篋籬
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士

私治歲在
卷之二十一
五
金日通一第古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為鴻臚卿開府儀同三

司予已論之矣自其後習以為常至

本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

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

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

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

經三藏久之復罷

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

文宣王為先師充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

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

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

風后大撓隸首成箕子商高常僕鬼史區

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真卜楚

丘史趙史墨禘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

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

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

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趙
達祖冲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焯劉炫
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
祚邊罔郎顓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馬季主洛
下閔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侯陽甄鸞
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於傳記
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為乖謬如司馬季主
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閔同定太
月初曆而妄人封伯下閔封男尤可笑也十一
月又改以黃帝為先師云

十八鼎

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蒲對楚子及
靈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
入于泗水之說且以秦之強暴視衰周如机
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却赧王之
亡盡以寶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
重決無淪沒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
般昇而往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

人沒水求之不獲蓋亦為傳聞所誤三禮經
 所載鍾彝各數詳矣獨未嘗一及之詩易所
 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唐武
 后始復置于通天宮不知何時而毀
 國朝崇寧三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
 三月成於中太一宮之南為殿名曰九成宮
 中央曰帝鼎北方曰寶鼎東北方曰九鼎東
 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
 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
 京為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
 作寶成宮政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
 閣於
 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改帝鼎為隆鼎餘八鼎
 皆改焉名閣曰圓象徽調閣七年又鑄神霄
 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
 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
 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
 鼎七曰浮光洞天之地陰陽之鼎八曰靈光晃曜鍊神之

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
成寘于上清寶錄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繼
又詔罷九鼎新各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
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間居錄略
紀之故詳載于此

四朝史志

四朝國史本紀皆為編脩官日所作至於淳
熙乙巳丙午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惟志二
百卷多出李燾之手其彙次整理殊為有工
然亦時有失點檢處蓋文書廣博於理固然
職官志云使相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久次
罷政者惟趙普得之明道末呂夷簡罷始復
加使相其後王欽若罷日亦除遂以為例案
趙普之後寇準陳堯叟王欽若皆祥符間自
樞密使罷而得之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終
於位夷簡乃在其後十餘年今言欽若用夷
簡故事則非也因記新唐書所載李泌相德
宗加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

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
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案崔圓
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
為圓引泌為讓甚類前失也

宗室參選

吏部負多闕少今為益甚而選人當注職官
薄尉輒為宗室所奪蓋以盡壓已到部人之
故案宣和七年八月臣僚論

遂使任意出官又優為之法參選一日即在
闔選各次之上以天支之貴其間不為無人
而膏梁之習貪淫縱恣出為民害者不少議
者頗欲懲革罷百十人之私恩為億萬人之
公利誠為至當若以親愛未忍姑乞與在部
人通理各次從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云
祖宗時未有宗室參部之法
神宗時始選擇差注一二崇寧初立法太優
宗室參選之日在本部各次之上既歷年月

深遠勞効顯著之人復占各州大縣優便豐
厚之處議者頗欲懲革不注郡守縣令與在
部人通理各次有旨從之此二段元未嘗衝
改不知何時復紊也

神宗常憤北狄疆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
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檢狃

孔熾

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

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

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

於上曰每處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

資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

國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寧元年以奉宸庫珠

子付河北緣邊於四榷場鬻錢銀準備買馬

其數至於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乾道以來

有封樁南庫所貯金銀楮券合為四千萬緡

孝宗尤所垂意入紹興以來頗供好賜之用

弘治歲在
卷之三
會通館誌

似聞曰減於舊云

五俗字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冲涼况減
決五字悉以水為之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
正收入於水部中而之部之末亦存之而皆
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
以為訛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給事中徐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悅賚予有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一篇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第一座秘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宮道士楊弘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臣學淺才微猥登講座竊以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然予觀義林所問首以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請備陳名數而已居易對以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

六義然後言六義之數四科之目十哲之名
 復引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四科
 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
 參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於四科居易又
 為辯析乃曰儒書與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
 亦宜發問然所問者不過芥子納須彌山一
 節而已後問道士却問敬一而千萬人悅觀
 父視之道道士却問敬一而千萬人悅觀
 其問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
 歲以此為誕日上儀殊為可省
 國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

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
 國時辟景孫弟輔行第婦在家許齋醮及還
 家賽願予為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婿
 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以為
 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為公
 夫之弟為叔於是改兄伯字為兄公視前所

也大為不侔矣玉篇松字音鍾注云夫之兄也然於義訓不若前語

蔡京穎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為之鷹

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

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

攷試未校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

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

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

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為忌今悉絀之

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

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
大哉堯之為君哉舜也與夫制治于未亂
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
患以為哉音與災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
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
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坐黜者多
矣其事載於

孔叢書 卷之二 會通館活

四朝志

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頃刻皆不父之辭與釋氏一彈指
 間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新婆
 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
 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怛刹那六十刹
 牟呼麥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
 翻為一念一怛刹翻為一瞬六十一怛刹那為
 一息一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臘羅
 翻為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
 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
 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京官職官者許
 通判舉之蓋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為之而
 通判官入京朝故許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
 公邊小郡而公然薦人改官蓋有司不舉行
 故事也

神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劉述久不磨勘特
命為吏部郎中樞密院言左藏庫副使陳昉
恬靜久應磨勘不肯自言
帝曰右職若効朝士養名而獎進之則將習
以為高非便也翌日以兵部員外郎張問十
年不磨勘特遷禮部郎中其旌賞駕御各自
有宜此所以為綜核名實之善政

隨筆中載毛公釋綠竹王芻以為此人不見
竹故分綠竹為二物以綠為王芻熙寧初右
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

安度所賦綠竹詩背王芻古說而直以為竹
遂黜不取富韓公為相言史記叙載淇園之
竹正衛產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予

又記前賢所紀
仁宗時賈邊試當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為衆
謂其背先儒訓釋特黜之蓋是時士風醇厚

論者皆不喜新奇之說非若王氏之學也

仁宗慶曆三年用歐陽脩余靖王素為諫官

當時名士作詩有諫官之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

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諫朱光庭范

祖禹為正言執此五人者如何僉曰外望惟

宣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

大此門寢不可啓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

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為密薦由是馬光

親嫌自言者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

以范純仁子厚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

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

見為臺臣則皆他徒
今天子幼冲
太皇同聽萬幾故事不可違光曰純仁祖禹
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子

厚曰縝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姦當國者
例此而引其親黨恐非國之福後改除純仁
待制祖禹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
守也

檢放災傷

水旱災傷農民陳訴郡縣不能體朝廷德意
或慮減放苗米則額外加耗之入為之有虧
故往往從窄比年以來但有因賑濟虛數而
冒賞者至於蠲租不能實於民不便者未嘗小
懲宣和之世執政不能盡賢而其所施行蓋
有慰人意京西運判李祐奏房州民數百人
陳言災傷知州李悝取其為首者杖而徇之
城市以戒妄訴用此其州蠲稅不及一釐詔
李悝除名簽書官皆勒停祐又奏唐鄧州蠲
災賑乏悉如法令均悉罷唐鄧守貳各增一官
賊詔均房州守令悉罷唐鄧守貳各增一官
秩百姓見憂出於
徽宗聖意而大臣能將順也

檀弓注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門高第弟子在戰國之前
 所論次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間諸人不
 能及也而鄭康成所注又特為簡當旨意出
 於言外今載其兩章以示同志衛司寇惠子
 之喪子游為之麻衰壯麻經注云惠子廢適
 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
 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
 子退反哭注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為當然
 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
 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
 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
 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也敢不復位注
 覺所譏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譏行案此
 一事儻非注文明言始不可曉今用五譏字
 詞意渙然至最後覺所譏所譏行六字尤為
 透徹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

弔焉闔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
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闔人曰鄉者已告
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闔人辟
之注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今人讀此段直
如親立季氏之庭親見當時之事注文尤得
其要領云

左傳有害理處

左傳議論遣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

故後人一切不復言今略疏數端以箴其失

傳云鄭武公莊公為平王鄉士王貳於虢杜

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周公闕與王孫蘇爭

政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

之於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

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徵戎將遂伐之叔

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

兵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

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

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為欺大國諸侯之卿

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爲不正其他
 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兄叔向數其惡而尸
 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爲弗篤矣而託仲尼之
 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已以弟陳
 尸爲兄榮尤爲失也

夫人宗女請受

戚里宗婦封郡國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有
 月俸錢米春冬綃綿其數甚多嘉祐祿令所
 不備載頃見張掄娶仲儷女封遂安縣主月
 入近百千內人請給除糧料院幫勘左藏庫
 所支之外內帑又有添給外庭不復得知因
 記熙寧初
 神宗與王安石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
 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貫者
 嫁一公主至用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
 百貫聞
 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紬襜而怒其奢
 元德皇后嘗以金線綠檐而怒其奢

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問獻穆大主再三如
言其初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
錢者禮與其奢寧儉自是美事也一時旨意
如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百十倍也

蜀茶法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為富盛茶之課利
多寡與夫民間利疚它邦無由可知予記東
坡集有送周朝議守漢州詩云茶為西南病
疇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注二
李杞與稷也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孺張永
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
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蒲宗閱同
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
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縮一匹三百二十折紬
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稅額
總三十萬杞初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其
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
去都官郎中劉佐體量多其條畫於是宗閱

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蜀茶盡
 權民始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天下茶法既通
 蜀中獨行禁權况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
 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
 為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且盡權民茶隨
 買隨賣或今日買十千明日即作十三千賣
 之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佐杞
 宗閔作為敝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罷去以
 國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
 復極論權茶為害罷為湖北提點刑獄利路
 漕臣張宗諤張升卿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
 通商稷劾其踈謬皆坐貶秩茶場司行劄子
 督綿州彰明縣知縣宋大章繳奏以為非所
 當用稷又詆其賣直鈞奇坐衝替一歲之間
 通課利及息耗至七十六萬緡有奇詔錄李
 杞前勞而官其子後稷死於末樂城其代陸
 師閔言其治茶五年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
 緡詔賜田十頃凡上所書皆見於

國史坡公所稱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張之
一元鈞乃呂陶文輔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
事不著

判府知府

國朝著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為判
其後改僕射為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子厚
罷相守越制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雖
曰黜典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蔣穎叔以
手簡與之猶呼云判府而章質夫只云知府
蓋從其實予所藏名公法書冊有之吾鄉彭
公器資有遺墨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
頓首知郡相公閣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
府字借稱今世最爾小壘區區一朝官承乏
作守吏民稱為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風
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

歌扇舞衣

唐李義有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
時人張懷慶竊為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

秘治歲在 卷之三 會通第廿

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剥
之謂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
月憐歌扇底野雲愛舞衣前儲光義云竹吹留歌
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義云竹吹留歌
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
為對也

官會折閱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為戶
部侍郎委徽州創樣撩造紙五十萬邊幅皆
不翦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鬧
處置五場輦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
為吏卒用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
欠數陪償及脚乘之費公私便之既而印造
益多而實錢浸少至於十而損一未及十年
不勝其弊
壽皇念其弗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
以錢易楮焚弃之僅解一時之急時乾道三
年也淳熙十二年自婺召還見臨安人揭道小

帖以七百五十錢充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

復行天語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故幾乎
十年睡不著然是後曩弊又生且偽造者所
在有之及其敗獲又未嘗正治其誅故行用
愈輕迨慶元乙卯多換六百二十朝廷以爲
憂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
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錢易紙非有微利
誰肯爲之因記崇寧四年有旨在京市戶市
商人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百五十外路九
百七十得買鬻如法毋得輒損願增價者聽
蓋有所贏縮則可通行此理固易曉也

飛鄰望鄰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
蓋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
縣權賣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
從而生往聖鄰之抵產柳配四鄰四鄰貧乏
則散及飛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

私印藏在
谷齊三卷
四卷
八
一會編錄話

乃止飛鄰望鄰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
中侍御史呂陶奏疏論之雖嘗暫革至紹聖
又復然

衙參之禮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
僚屬復伺於客次胥吏列立廷下通刺曰衙
以聽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
則翌旦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
參為虢州上佐有一身難可料頭郡守還其辭
曰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頭郡守還其辭
家私自笑所嗟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
留人東溪憶垂釣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
今便別官長去直到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
二日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命詞

內庭婦職遷叙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
書內省官固知其為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
掌字知其為主守之微者至於紅紫霞帔郡
國夫人則其年齡之長少爵列之崇庠無由
可以測度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
直前奏事時兼權中書舍人
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昨有宮人官
正者封夫人乃宮中管事人六十餘歲非是
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詞剛中
除蜀帥係臣書黃容臣別撰入上額首後四
日經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諭求嘉
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
別撰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
乃皇后閣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宮正乃
執事者昨日宰執奏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

秘治歲在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繪圖藏法

別進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蓋昨訓
詞中稱其容色云

蔡京除吏

唐天寶之季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大
集選人注擬於私第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
中給事中國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給事
中在列曰既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
二人與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前國忠誇謂諸
妹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史策書此以見國
忠顯政舞權也然猶令侍中給事同坐以明
非矯若蔡京之盜弄威柄則又過之政和中
以太師領三省事得治事于家弟卜以開府
在經筵嘗挾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坐于便
室設一卓陳筆硯置玉版紙闕三寸者數十
片于上卜言常州教授某人之淹滯曰自初
登科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脫故職京問
何以處之卜曰須與一提學京取一紙書其
姓名及提舉學事字而缺其路分顧曰要何

處卞曰其家極貧非得俸入優厚處不可於
是書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俄別有一兵
齋一雙絨及紫匣來乃福建轉運判官直龍
圖閣鄭可簡以新茶獻即就可漏上書祕撰
運副四字頗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孫與舒王夫
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孫與舒王夫
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見闕省局京問吳曾
踏逐得未對曰打套局適缺又書一紙付出
少頃卞目吳使先退吳之從姊嫁門下侍郎
薛昂因館其家才還舍具以告昂歎所見除
目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節次書黃矣始知
國忠猶落第二義也

題先聖廟詩

兗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
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日至
今猶屬仲尼家不顯姓名頗為士大夫傳誦
予頃在福州於呂虛已處見邵武上官校書
詩一冊內一篇題為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

居處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時京謫湖湘子孫
 分竄外郡所居第摧毀索寞殆無人跡故為
 古調以傷之凡三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
 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
 其意甚與前相類紹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
 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輦泥土堆于墻下
 天台士人左君作詩云格天閣在人何在偃
 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洛陽圖白髮但知郤塢
 積黃金直言動便遭羅織舉目寧知有照臨
 炙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墻陰語雖紀
 實然太露筋骨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頗有
 才最善謔二十八年前楊和王之子僕除權工
 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顏子正皆帶集英
 脩撰且進待制矣會葉審言自侍御史楊元
 老自用給事中徙為吏侍郎蓋以繳論之故
 左用歇後語作絕句曰木易已為工部侍弓
 長肯作集英脩如今臺省無楊葉豚犬超陞
 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情謁人或畏其口

後竟終於布衣

季文子魏獻公

擬人必於其倫後世之說也古人則不然魯

季文子出一莒僕而歷引舜舉十六相去四

凶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

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

晉魏獻子為政以其子戊為梗陽大夫謂成

鱗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鱗誦大

雅文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于

文王之句而以為九德不愆勤施無私曰類

擇善而從之曰比言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且

季孫行父之視舜魏舒之視文王何啻天壤

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受人之諛不以為

嫌乃知孟子所謂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為者亦若是非過論也

尊崇聖字

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為
尊崇雖詩書禮經所載亦然也書稱堯舜之

淵源流傳

德但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濬哲文明溫恭
允塞至益之對舜始有乃聖乃神之神語洪範
睿作聖與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同
列於五事其究但曰聖時風若咎證至以蒙
為對惟聖周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則以狂
與聖為善惡之對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
否則以聖與否為對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
或艾蓋與五事略同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溫
克而已左傳八愷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周官
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皆混於諸字中無所
異以故魯以臧武仲為聖人伯夷伊尹擲下
惠皆曰聖而孟子以為否人伯夷伊尹擲下

媵之義為送春訓所書晉人衛人來媵皆送
女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兮
媵予其義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
媵口說也釋文云媵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
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為送云

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唯周禮一書
 獨多予謂前賢以為此書出入於劉歆常從
 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為灋柄
 為枋邪為衰美為媯呼為噉拜為擗韶為磬
 怪為傀暴為蹠獨為籍風為觀鮮為鱻槁為
 蕤螺為贏蟬為廬魚為釁埋為貍吹為斂咳
 為械暗為齧析為橐探為揮翅為翬摘為若
 駭為駭擊為輦幸為棹掬為輦翬為與夫廝
 藻吳為原叩為敬艱為難魁為彪與夫廝
 胖鱗盞眊副醅酌鞮箔鬻和綉馥燮槩棘之
 類皆他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若考
 工記之字又大禹之書勝載也

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
 禹之謨訓捨虞夏二書外他無所載漢藝文
 志雜家者流有大命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
 作其文以後世語命古禹字也意必依倣而

可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為今寂而無傳亦可惜也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

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

摠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

行兼愛萬民踈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

之賢而不萬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為

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

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
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
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匠之勇
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
魯為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
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
亦卑陋無過人處
別國方言

今世所傳揚子雲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
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
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
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
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
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
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
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
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
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
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
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案
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
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
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
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
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
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

私印
卷五
會通

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縱史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

傳云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

縱史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

史謂獎勸也揚雄方言云食閭從通勸也南

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

怒之謂之食閭亦謂之從通今禮部韻略收

入漢注皆不引用

摠持寺唐勅牒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內摠

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

府牒僧仲暹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

神遇第三紙光啓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中書

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月十四日中書

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

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

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

一人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
 保三人檢校太傅一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
 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
 度不書韋字檢校太師兼侍中一人太師兼
 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捨杜孔韋三正相之
 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又有節度使
 鍾傳兩牒字畫端勁有法如士人札翰今時
 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雜陽人職方
 貞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真蹟為
 辨之云二十一入者乃張濬朱致李福李可
 舉李罕之陳敬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
 李茂正王重榮楊守亮王鎰樂彥祺朱全忠
 張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高駘也而注云
 見僖宗紀及實錄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拔
 樂彥祺時溥張濬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
 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時使相不應缺而
 朱攻王鐸王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
 書令者史策不載唯陳敬瑄檢校此官而兼

中令最後者其是歟它皆不復可究質矣

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
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乘輿
臨軒曰推梁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
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
者得州郡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謂之轉
負唯推梁之日以疾不赴赴者為害甚重紹
興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吏
事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
僕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閣泣
涕哽噎劉亦為惻然予問其故兵以杖相示
蒲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
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遙
郡團練使今年蒲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
得正任使名而為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遭
棟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一切除
落方伏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年勤勞

一且如掃薄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息
憐之案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嘗備宿衛病
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
使蓋舊法也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荆
公詩選亦但別有兩首樂府有塞孤情一篇而

皇甫冉集載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思無處
父楊州估客來踈潮至潯陽回去相思無處

通書舟酬之而序言懿孫予之舊好祗役武
昌有六言詩見憶今以七言為難工故行六為

者繁而費舟之意以六言為難工故行六為
七然自有三章曰江上年春早津頭日日

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薄暮鍾聲水絕
澗終日草長深山暮雲犬吠雞鳴幾處條桑

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繞誰家山
絕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皆清絕可畫非

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

會通話

滿百首五言二其千五百首合為萬首而六言不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為仁

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

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

不能殘一林上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

文子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誦於一人

之而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

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

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於一人

秦漢重縣令客

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

曾引證

秦漢之時郡守縣令之權極重雖一令之微
能生死人故為之賓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單
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沛中豪桀吏
聞今有重客皆往賀謂以禮物相慶也司馬
相如游梁歸蜀素與臨邛卓王孫程鄭相善來過
之舍於都亭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
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孫相如竊王孫女
歸成都以貧困復如臨邛王孫杜門不出昆
弟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人材足依且又令
客柰何相辱如此注云言縣令之客不可以
辱也是時為令客者如此今士大夫為守令
故人往見者雖未必皆賢豈復蒙此禮敬稍
或戾於法制微有干託其累主人必矣

之字訓變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
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
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
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佗皆倣

私治藏
卷八
會編雜話

此
婉蒙單問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字錦版印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終

呂人不煩不煩單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此卷之終
呂人不煩不煩單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二十則

塞氏父子

塞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

辰在紹聖中乞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為一

帙置在二府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

未足言及居元符遇密中肆音樂自娛後守

蘇州以

天寧節與其父忌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

節日不張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未

聞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於弩遺法古未有也熙寧元年民

李宏始獻之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方受旨料

簡弓弩取以進其法以壓木為身檀為消鐵

為澄子鎗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為弦

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

羽長數寸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筈

神宗閱試甚善之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
 及紹興五年韓世忠又倭大其制更名克敵
 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勝捷十二年詞科試日
 主司出克敵弓銘為題云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
 謂今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
 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
 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勅自
 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
 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
 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
 體制者皆為式元豐編勅用此後來雖
 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
 載於格而公私文書行移並名為式假則非
 也

顏魯公戲吟十限

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為白石
微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為鐵心石
腸人而亦風流艷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
聯句四絕其目曰大言樂語嚙語醉語於樂
語云苦河既濟真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成
客歸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嚙語云拈
鮓舐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
肯知羞食店門外強淹留醉語云逢糟遇麪
便醪酲覆車墜馬皆不醒倒著接籬髮垂頰
狂心亂語無人並以公之剛介守正而作是
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意平常無可咀嚼
予疑非公詩也

唐德宗以建紀年用先代名
開元為不可跂及故改年為正元各取一字
以法象之

高宗建炎之元欲法建隆而下字無所本
孝宗以來始一切用正元故事隆興以建隆

紹興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紹
熙以紹興淳熙慶元以慶曆元祐也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為太子

中允無出身人為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

近時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

舍殊可笑云蘇子美在進奏院會館職有中

舍者欲預席子美曰樂中既無箏琶篳篥坐

上安有國舍虞比國謂國子博士舍謂中舍

虞謂虞部比謂比部員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多赦長惡

熙寧七年旱

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

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

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務與

眾異獨此說為至公近者六年之間再行覃

霈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

之居為僕父子四人所執投寘杵曰內搗碎

免其軀為肉泥既鞫治成獄而遇己酉赦恩獲
莊收穀茲事可為寃憤而州郡一失於奏論紹
熙甲寅歲至於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
姦長惡何補於治哉

奏讞疑獄

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仁恩然不問所
犯重輕及情理蠹害一切縱之則為壞法取
延年提點江東刑獄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
固善然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貸其命
累勘官翻以深入被罪予守贛一將兵逃至
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
費即焚其尸事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
驗奏裁刑寺輒定為斷配予持勅不下復奏
論葉元以下而此兵死於獄因記元豐中宣州
而彊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
州以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院奏欲貸

私治歲在 谷齊三卷 六卷 三一 繪編 活

神宗曰罪人巳前死姦亂之事持出於葉元
 之口不足罪且下民雖為無知抵冒法
 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
 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
 兄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矣

醫職冗濫

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額止於四員及宣和
 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
 直局至祗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濫如此三
 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
 効至祗候以三百人為額而額外人免改正
 但不許作官戶見帶選郡人並依元豐舊制
 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
 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差判太醫局請
 給依能誠例支破時在西掖取會能誠全支
 本色因依誠係和安大夫潭州觀察使月請
 米麥百餘碩錢數百千春冬綿緜之屬比他
 人十倍因上章極論之乞將攸合得請給令

戶部照條支破
孝宗聖諭云豈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誠亦合
住了即日
御筆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真俸之旨旋又
罷醫官局

切脚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間見之於書
史中如以蓬為勃籠槃為勃闌鐸為突落巨
為不可團為突欒缸為丁寧頂為滴顛角為
兀落蒲為勃盧精為即零螳為突郎諸為之
乎旁為步廊茨為疾藜圈為屈寧錮為骨露
窠為窟駝是也

唐世辟寮佐有詞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
掾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
南甲乙集顧雲編豪羅隱湘南雜豪皆有之
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
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

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

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

云勅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

試秘書省校書郎鍾廷翰牒奉處分前件官

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雲水累歷星霜克

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

持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

効公方儻聞佐理之能豈恡超昇之獎事須

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牒貞明二年三

月日牒後銜云使尚父守尚書今吳越王押

此牒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

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為不工但印記不存矣

謂主簿為印曹亦佳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諸

公謁刺凡十六人時公美徐振甫余中龔深

父元耆寧秦少游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司

馬公休李成季葉致遠黃道夫廖明略彭器

馬公休李成季葉致遠黃道夫廖明略彭器

資陳祥道皆元祐四年朝士唯器資為中書
舍人餘皆館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
或稱姓各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斥主人之
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宛然可端
拜非若後之士大夫一付筆吏也蔡忠惠公
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旦
謹謁一曰襄別洪州少鄉學士蓋又在前帖
三十年之先也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

惜不妄與人書

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

書之其後命學士撰

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

詔職也

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

云羈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子旨令寫御撰
碑文宮寺題榜至有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

勅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
 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
 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
 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之旨意如此雖勳
 德之家請於朝出勅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
 溫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
 載於此

揚涉父子

唐楊涉為人和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
 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涉聞當為相與家人相
 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
 累後二年全忠篡逆涉為押傳國寶使凝式
 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
 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
 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
 寧者數日此一大揚涉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
 有不幸之語及持國寶與逆賊則駭其子勸
 止之請一何前後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

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
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
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

佛胃卍字

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開卍字於胃前躡
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至真常於胃

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穢濁
不善行故予於夷堅丁志中載蔡京胃字言

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
胃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正

與此同以大姦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
曉也豈非天崩地坼造化定數故產此異物

以為宗社之禍邪

蘇渙詩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
旅寓于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

父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
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書篋几杖

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
 傾倒於蘇至矣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
 詩之語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蘇煥侍御
 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
 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
 此唐藝文志有煥詩一卷云煥少喜剽盜善
 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踊以比莊躑後
 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
 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
 也煥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府帥其
 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空床
 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
 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
 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
 巢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竟為飛
 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
 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
 攢宛轉送所之徒有疾惡心柰何不知機讀

此二詩可以知其入矣杜贈渙詩名為記異
語意不與它等厥有旨哉

歲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為雞二為犬三為
豕四為羊五為牛六為馬七為人八為穀謂
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
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為穀所係
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左氏傳好用門焉

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

圍龍盧蒲就魁門焉吳伐巢吳子門焉富陽

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及蔡公孫翩以兩矢

門之門于師之梁門于陽州之類皆奇葩之

語也然公羊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

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又

傑出有味何休注堂無人焉之下曰但言焉

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焉者休之學

可謂精切能盡立言之深意

本朝宗室郡縣主婿官
文解者為將仕郎否則承節承信郎妻雖死
夫為官如故案唐正元中故懷澤縣主婿檢
校贊善大夫竇克紹狀言臣頃以國親超受
寵祿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
授檢校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
銜婺州司戶參軍隨例調集詔許赴集仍委
所司比類前任正負官依資注擬自今已後
郡縣主婿除丁憂外有曾任正負官不停檢校
官俸料後者準此處分乃知婿官不停者恩
厚於唐世多矣紹興中高士轟尚偽福國長
公主至觀察使及公主事發誅死猶得故官
可謂優渥

樂府詩引喻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
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
唐張祐李商隱温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

四句皆然今略書十數聯于策其一蓮時流離如
 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葉塢未得一蓮更機底
 嬰辛苦是窻外山魍立能無兩回頭揔是情蒲
 下模著是誰梭淮上能無兩句者如風吹荷
 帆渾未織爭得一歡成其兩句求匹理自難
 葉動無夜不搖蓮空織無經緯入殘機何悟
 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然理絲意黃葉向春
 不成匹攤門不安橫無復相關意黃葉向春
 生苦棋局中日長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玉
 作彈棋局中日長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玉
 難裁中劈庭前棗教郎見赤心千尋葶蘆枝
 爭柰長苦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明雙燈
 俱暗盡柰許兩無由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
 悲芙蓉腹裏萎憐汝從心起朝看暮牛跡知
 是宿啼痕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
 口中銜悲不能語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
 皆是也龜蒙又有風人詩四首云十萬全師
 出遙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歧分破

此詩
 卷
 一
 會
 編
 錄
 法

藥供朝襄須知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識獨
 醒人旦日思雙屨明時願早諧丹青傳四瀆
 難寫是秋懷聞道更新幟多應廢舊期征衣
 無伴搗獨處自然悲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
 石書雜恨因成別後悲莫言春蠶薄猶有萬
 重思鏤出容刀飾親逢巧笑難日中騷客珮
 爭柰即闌干江上秋聲起從來浪得名逆風
 猶挂席苦不會凡情劉采春所唱云不是厨
 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
 簞蠟為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柰
 眼相鈞尤為明白七言亦間有之如東邊日
 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骰子安紅
 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合歡桃核真堪恨裏許
 元來別有人是也近世鄙詞如一落索數闕
 蓋効此格語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
 不能為世傳東坡一絕句云蓮子擘開須見
 薏揪枰著盡更無碁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
 何曾忘却匙蓋是文與意並見一句中又非

前比也集中不載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天瘦落宿誰
早詣丹青
其三

石書... 因成... 後建... 巧突... 日中... 豈... 人...

中... 會... 心... 井... 邊... 細... 絲... 結... 事... 合...

眼... 相... 為... 明... 白... 七... 言... 有... 情... 冷... 之... 如... 東... 事... 合...

豆... 西... 道... 走... 無... 情... 又... 有... 情... 冷... 之... 如... 東... 事... 合...

蓋... 亦... 新... 士... 恨... 太... 倫... 頂... 然... 非... 十... 一...

南... 出... 也... 中... 不... 備... 文... 與... 意... 並... 見... 一... 句... 中... 又... 一...

南... 出... 也... 中... 不... 備... 文... 與... 意... 並... 見... 一... 句... 中... 又... 一...